



# 西泠印社

庆祝西泠印社建社120年

开栏语：2023年，是西泠印社建社120年。

120年来，西泠印社秉承“保存金石、研究印学、兼及书画”的宗旨，俊采星驰、名家迭出，广大社员致力于印社事业。虽经风雨曲折，印社始终是学界名家会聚之地、金石书画荟萃之所，闪耀着“印学圣地”的光芒，享有“天下第一名社”之盛誉，是海内外研究金石篆刻历史最悠久、成就最高、影响最广的艺术团体。

从本期开始，美术报开设“庆祝西泠印社建社120年”专栏，专题介绍西泠印社的相关内容。我们将走进杭州孤山路31号西泠印社的社址，听西泠印社理事王佩智为大家讲述“社址故事”；“保存金石、研究印学、兼及书画”是西泠印社的宗旨，西泠印社在社藏方面做了非常细致的研究，我们将和大家分享近些年来出版的《西泠印社社藏名家大系》；还将在群星璀璨的西泠印社社员中，挖掘有趣的人、事、物；当然，我们更欢迎大家的来稿，分享你与西泠印社的故事（投稿邮箱：msbxwb@163.com，注明西泠印社故事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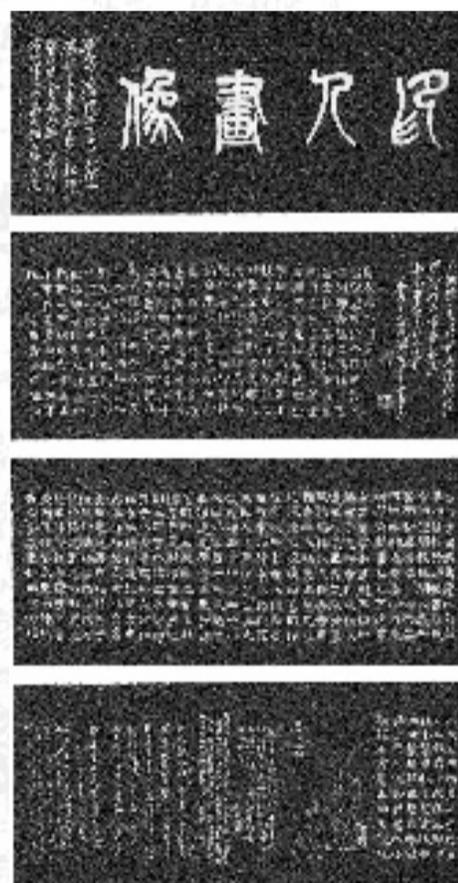
第一期，让我们踏进西泠印社社址大门，领略其中的风景。首先，介绍西泠印社的第一个建筑物——仰贤亭。

## 西泠印社首个建筑物——仰贤亭

■王佩智



仰贤亭



二十八印人画像之一

仰贤亭，在西泠印社山前怀，左挽福连精舍，右携山川雨露图书室，是西泠印社的第一个建筑物，早年间西泠印社专事祭祀已故印人的地方。仰贤亭面积不大，飞檐斗拱，小巧玲珑，南面进出，外衬一对开护栏，高约一米，两旁各有一半圆形洞门可进出。敞开的门，可使亭内一年四季沐浴着西湖的阳光雨露。仰贤，望文生义，仰前贤之功德，慕道德之文章。西泠印社尊崇的对象，乃浙派篆刻之鼻祖、西泠八家之首丁敬，进而泛指已故印人，且没有特定的地域、门派之分，以此祭祀此前的印坛名流先贤。

敬奉丁敬，设像以祀，仰贤亭内的《丁敬身先生像》，是西泠印社创建人之丁辅之的父亲丁立诚捐献的。丁敬的画像几乎无可寻觅，一是因其个性执拗，孤洁忤俗，虽书嗜篆体，然不易与人，志书说他“非性命之契，不能得其一字也”，“贵人求取刻印，辄吝不肯与”，性格使然。二是因其生前极其不赞成别人为其画像，并屡告家人，死后也“不许张讣画像出殡”，他的模样后人只能见诸文字描述，无法奢望其影形。然，仰贤亭之画像，尤为珍贵。

在仰贤亭的左右两壁，嵌着二十八个印人的画像，它们刻于1914年，共有十六石。

首任社长吴昌硕题文：印人画像——吾宗石潜同社集二十八印人像勒之贞石，嵌奉印社仰贤亭，以垂永久。灿光芒于列宿，切仰止於高山，彼七贤六逸，不能媿美于

前矣。印灯续焰，微吾石潜曷属焉。上元甲寅嘉平月，安吉吴昌硕，时年七十有二。大意是说：西泠印社创始人吴隐同社友收集了二十八位印人的画像，刻成石碑，镶嵌在仰贤亭的两壁，希望得以永久的供奉，印学能发扬光大，继续开来，印灯世代传承。

位列高墙的这二十八位印人依次是：丁敬、高凤翰、金农、郑板桥、汪启淑、桂馥、张燕昌、邓石如、蒋仁、黄钺、巴慰祖、黄易、奚冈、伊秉绶、陈豫钟、文鼎、陈鸿寿、张廷济、包世臣、屠倬、赵之琛、杨澥、吴让之、吴咨、钱松、徐三庚、赵之谦、释达受。接着，吴石潜作序《先贤二十八印人石刻前序》，进一步表达了“印学家之西泠谓即文学家之同城阳湖、理学家之鹅湖鹿洞可也，而可以雕虫小技薄之耶？”从而反衬出了西泠印社建社之初，创建者们模勒贞石，以志模范，誓把印学传承下去的决心和信心。

西泠印社的创建，与当时杭州城的丁氏家族有着很深的渊源。西泠印社重要创建者之一丁辅之，其堂叔丁立中，是杭州一家大绸庄的老板，亦为印社之立劳心献力，积极参与谋划、奔走，喜见仰贤亭事毕，遂撰一副112字的长联悬于仰贤亭，博古论今，文采非凡，并由崭露头角的青年书画家、篆刻家楼辛壶执笔行笔：“诵印人传记，如龙泓之雄浑，鹤田之渊懿，完白之清奇，自子行铁笔后，各具丰裁，固不囿两浙专家，集同好讨论一堂，洵能绍秦

汉先型，斯冰遗法；考西湖志乘，若居复作水亭，嗣臬作书楼，东坡作石室，于乐天竹阁侧，别开幽胜，更卜筑数椽精舍，继往哲重联八社，尤足助林泉逸兴，唐宋风流。”

这幅长联上联的意思是说：作者诵读印人传记，知晓丁敬作品的雄浑苍古，清初著名篆刻家林杲作品的意境深远，清代皖派篆刻家邓石如作品的清奇俊逸，自元代吾丘衍以来，各具特色，本就不固守局限于两浙之风。现在可以更好地在此一起讨论印学，继承秦篆汉隶之韵，李斯、李阳冰书法之体。长联下联是说：通过考据西湖地志，得知这片宝地，曾有北宋杭州诗人林逋傍水建亭，元初诗人董嗣皋筑过书楼，宋代僧人筑石室纪念苏东坡，唐代白居易筑竹阁以纳凉歇息。如今这方幽静之地，新添几处阁榭，与仰贤亭联为一体，像明代的西湖八社诗人那样的组织一样，于疏林山泉间，读书习艺，进行学术交流与切磋，在这里继承唐宋以来浓郁的文坛风气，诗酒天地，更添雅兴。

看看，南社社员丁立中文笔厉害吧，几笔就把一部印学史及仰贤亭周边的历史环境都概括进去了。

仰贤亭前的梅花谢了又开，亭后的宝印山房已成昨日旧观，地基上残墙断垣的轮廓还依稀可见，只是那碎落一地的砖瓦上面已长出一片箭竹，有数丈之高，风洞婆娑，特别的茂盛。（本文由西泠印社提供）